

■工友情怀

百般滋味退休酒

□陈传荣

两天前,同事老周对我说,他快退休了,已在某酒家订了一桌筵席,到时想邀请几位老同事聚一聚,话别话别,并且,老周真诚地邀请我到时也能“捧捧场”。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老周真的已经老了。自然,我是一口应允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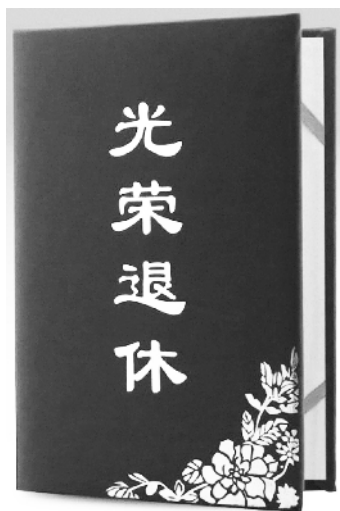
那天,老周订了一份很丰盛的酒席,这让我们感到很是过意不去。酒席上,老周显得很兴奋,他频频向我们吆喝着喝酒吃菜。作为祝福,我们也一起立向老周敬酒。

然而,当轮到我向老周敬酒之时,端着酒杯憋了半天,我却怎么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祝福的话语,说“祝贺您光荣退休”吗?“感谢您为厂做出了重要贡献”吗?话当然是对的,可这些话,又似乎绝非是我这普通的同事所说的呀!

恍恍惚惚犹豫着,最后,我只得以“祝您退休后身体健康”这句万能的话来作为对老周的祝福,尔后,一仰脖子,饮下了这杯很不是滋味的酒……

其实,近几年,自己经常碰上有同事退休请我吃饭之类的事情,这似乎已形成了一种风气。进单位工作已有十多年了,这好像是近几年来才有的现象,早些年此类事情似乎是绝无仅有的。

印象中,早些年每遇工人退休,单位领导早早就要为其安排



欢送事宜了,退休那天,一路上敲锣打鼓欢送到家,领导握着工人的手表示祝福和感谢等等。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自己父亲退休了,那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距退休尚有两三年的光景,我的父亲就开始唠叨了:我退休,到时单位会为我开欢送会,领导专门派人用车将我送到家……父亲说这话时一脸的向往与陶醉,就如同小孩盼望过年一样满怀憧憬。而父亲说的一点也没错,退休那天,单位果然为他开了欢送会,领导果真派人用车将我一路送到了家。那一天,父亲的

脸上通红通红,他感到无比自豪与幸福。那一天,父亲还让我们将单位发下来的“光荣退休”的红纸条端正地贴在了大门上炫耀。

然而,如今这种热烈的欢送场面似乎已很难得一见了。近些年,看到不少同事陆续地退休了也就退休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已是满头白发,弯腰佝背。每当看到他们步履蹒跚悄无声息地离开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之时,总让人不由地生出些许伤感来。在他们孤独地离开单位若干年之后,或许再提起这些为企业的发展做了一辈子贡献的老人之时,不知是否还有人能够回忆起他们的名字来。

像老周这样,距退休之前,邀请同事庆祝庆祝道个别,这一形式想想总觉着有些类似于原先召开欢送会的味道,只不过,这一形式的举办者换成了退休工人自己而已,这想想总让人不免感到有些遗憾来。

虽说是聚会,但终究却是别离。也无从考证是谁率先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谁,想出这一办法的人,一定不甘心就这么寂寂寞寞冷冷清清地离开吧,在他的内心里,一定非常渴望大家都能为他祝福,一定渴望大家不要忘记他吧!我想应该会是这样的!

两代人的水利梦

□刘士帅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8年,是父亲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北京的密云县修水库需要大量男劳力,刚满20岁的父亲主动报了名。自那以后,父亲便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水利工作者,开始了长达30余年走南闯北的生涯。水利工作者辛苦,一个工期下来,三年五载并不新鲜。父亲大半生舍家守业,与亲人聚少离多。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母亲主动挑起生活的重担,却从未后悔过。母亲不仅不后悔,还鼓励哥哥追随父亲的脚步,父子二人共同踏上了那条充满艰辛的水利之路。

1984年,父亲的单位里招工。初中才毕业的哥哥,带着对远方的期待,带着即将与父亲团聚的喜悦,只身一人前往江西的吉安。送走了哥哥,牵肠挂肚的母亲终日盼着哥哥的平安信,却没料到,最终盼来的竟是两封:一封是哥哥从江西寄来的,另一封是父亲从四川寄来的。原来,父亲还在半路上,父亲却因工作需要被派去了四川。留下年仅16岁的哥哥,独自在异乡打拼。

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哥哥想家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家人写信。与父母天各一方,那些牵挂和惦念化作一行行文字在纸间流淌。靠着那些家书,父亲、母亲和哥哥在最孤单的时候相互鼓励,相互支撑,熬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

1991年,父亲退休回家,捧回一枚闪光的大禹治水纪念章。父亲把纪念章郑重交给母亲,激动地说:“这里面,也有你的一半啊!”母亲接过父亲的纪念章,一时间百感交集。休假在家的哥哥,刚好看到了那一幕,从此,那枚大禹治水纪念章就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

1994年,哥哥给家人写信,信中说他将参与国家重点工程——三峡工程的建设。接到哥哥的来信,父亲激动万分。要知道,一个水利工作者,在有生之年能够参与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该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啊!父亲不禁又回忆起了当年在湖北宜昌参与葛洲坝水电站建设的往事。从1970年到1981年,整整11年的时间,父亲和工友们洒下的汗水为葛洲坝工程最终闻名于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段经历,无论何时想起,都是父亲记忆中的精彩回放。

哥哥在三峡工作期间,父亲和哥哥的书来信往愈加频

繁。哥哥在信中告诉父亲施工的难度,工程的进度,有时父亲也把自己的过往经验告诉哥哥,让哥哥获益匪浅。单位领导称赞父亲“离岗不离心”,哥哥心里很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心底始终有着割舍不下的水利情缘,更有着一份对祖国水利事业的无限忠诚。

父亲不止一次对哥哥说过:“爸这辈子选择了水利事业,苦是没少吃。可是,看到一个一个电站的建成,看到数不清的城市乡村灯火通明,爸心里始终是欣慰的……”作为新一代水利人,哥哥顺着父亲指引的方向,一直努力奋战在水利工作的第一线,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父亲深知哥哥重任在肩,家中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惊动哥哥——1996年,奶奶去世,父亲没有通知哥哥。哥哥回来的时候,只看到奶奶坟前的一铺青草;后来,嫂子得了肾病综合征,哥哥当时的工期正在紧要关头,父亲坚决不让哥哥耽误工作,都是父亲带着家人克服困难忙前跑后帮着照顾……

这些年,无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哥哥从未抱怨过。特别是一些传统节日,当别人举家团圆时,他们有时正在去往他乡的列车上,有时是在条件简陋的工地上。说心里话,他们也渴望跟家人团聚。可是,一想到我们国家的水利事业需要他们,在小家与大家面前,他们总是心甘情愿选择了大家。

今年是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哥哥从事水利工作35周年。不久前,哥哥同样获得了一枚刻有“大禹治水”图案的纪念章。捧着那枚纪念章,哥哥的内心百感交集。当年,父亲退休回家捧着纪念章的一幕,在哥哥面前又一次浮映清晰。从那时开始,哥哥的心底就一直有个愿望,有朝一日,他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枚这样的纪念章。当愿望变成了现实,哥哥的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

父亲和哥哥获得的两枚大禹治水纪念章,代表的是我家两代水利工作者献身水利事业的无上荣光,更是我们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发展的有力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

一个人永远的乡愁

——读席慕蓉新作《我给记忆命名》

□张光芒

席慕蓉回忆了她首次回到家乡的日子。“无边无际的起伏,蓝天上云朵如块状群列,第一次看到那么整齐的云朵,那么干净的草原,却又觉得分明见过。”席慕蓉说,回家了,她会突然在深夜的草原中间放声大哭,“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我父亲认得的星空之下,站在他曾经奔跑过的无边大地上。”小时候她常常听父母说自己的老家,但后来不再说起,一旦踏上故土,才知道他们丢掉的是怎样的故乡,“那么大的故乡,那么大的高原,那么大的山河,那样的文化。”时光流逝,席慕蓉读懂了父母,她终于明白,回忆本身对他们太过残忍。她也深刻意识到,一个家族、一个族群的记忆不能停顿、切断。

至今,席慕蓉踏上草原故土已经30年。“从小希望自己可以用蒙文写作,但后来发现这件事做不到。”现在好像做到了,因为有朋友帮她翻译。不同的是,译者用蒙语,而她用汉语。“40多岁回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回来太晚了。”席慕蓉说,多次回到故乡,读了一些东西,看了一些东西,但还是不够,“怎么才能,还要站在那块土地上,大自然才是原文,我们写的东西都是翻译。”

席慕蓉是叶嘉莹的“追星族”,但凡遇到叶嘉莹的讲座,她都会参加,并记笔记,她盛赞叶嘉莹是“老师中的老师”。席慕蓉回忆,有一天去听讲座,有学生问叶

先生如果还有来生的话想做什么,叶嘉莹回答说,希望来生能谈一场恋爱。“叶先生这个回答很动人,她的意思是希望好好爱上一个人,被一个人好好所爱。”席慕蓉更有自己的注解,她认为,爱情没有一定的规则,如果真的好爱上一个人,即便那个人不爱你,也会得到爱情中的一部分。她更一再说,“当然我不会因为写了情诗,就做别人的顾问,我不敢。”

席慕蓉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她的诗歌温婉动人,散文细腻传神。她不遗余力地歌咏青春、爱情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同时,那漂浮在塞外风沙中的乡愁,更是时刻萦绕于她的心头。她道出了一代人的心声,成为了永不磨灭的经典。时隔多年,她说,当时没有预想到在大陆掀起热潮,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对畅销带来的所有事情,我曾觉得很害怕,人家给我的盛名,也可以拿走,我还是自己过我的日子。”她的矜持,令人敬佩。

读席慕蓉的文字,一如与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交谈,娓娓动人。过去,席慕蓉不遗余力地歌咏青春、爱情和一切美好的事物;现在,那漂浮在塞外风沙中的乡愁,更是时刻萦绕于她的心头。在隔山隔海的台湾,席慕蓉用真情抒写了她的柔情乡愁,虽然词句并不华丽,但每一个字都是心灵的真切体验,让人倍感神清气爽!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不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